

画画者张爱玲： 在参差的对照中，描出真实与慈悲

张爱玲曾认真想过，当一个画家。她第一笔稿费，不从文章来，而从画中来。大概这世间事，确实很难只用一种形式，去穷尽描述真相。

真相剧烈，过于突兀有力，如大红大绿配色，令人惊诧心碎；而参差的对照，则有一种苍凉的慈悲。“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作过于华靡”，她的绘画却素朴自然——这也许，也是参差的对照。



■白流苏(《倾城之恋》)



■张爱玲作品《流言》和《传奇》，北京出版集团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1年6月第1版

■曹七巧(《金锁记》)

■姜季泽(《金锁记》)

3 画出自己了吗？

在张爱玲最有名的两篇与画有关的散文《忘不了的画》和《谈画》中，她反复表达了对塞尚及其“徒子徒孙”高更、梵高、马蒂斯、毕加索的喜爱，说“都是抓住了他的某一特点，把它发展到顶点，因此比较偏执、鲜明、引人入胜，而充满了多方面的可能性”。

偏执的、鲜明的，抓住人物特征，也表现在张爱玲绘画与文字中。而且她的文字相对华靡温暖(是的，在苍凉手势背后是渴求不得的温暖)，她的画作却直接而相对“冷静”，基于视觉呈现形式的特异性，简单有力勾勒，直指核心。

核心也许就是她的“参差的对照”，暖与冷，不过是对自己作品的平衡与互补输出。“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，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，浮华之中有素朴。”

华美艳丽的袍子是她们的文字，但揭开了，却见嶙峋纤弱的骨相。

真正的作家为自己写作，因为他深信自己便是这众人中最特别一人，也是最容易泯灭之人，所以他只需表达这种觉察即可，而这其中，多少参差、多少犹豫与果断，若你可知。罢，不知也无所谓。真正的画家可能也如此，他只对心迹负责。

张爱玲写的是她自己，画的也是她自己。

她有许多画作，“时常会带她自己的影子，使一些表面画他人的插画，细看起来有自画像的痕迹。比如小说《年青的时候》里的插画《沁西亚》颇像张爱玲的自画像《无国籍的女人》，无论是额前的一嘟噜鬈发，及肩内卷发型，还是呈现面容的角度、景别等，两者都高度相似”。

而，影子终将不能触摸，而，付诸流言，流言，文字写于水上(written on water)。1944年，张爱玲为她的《流言》初版本封面，画了一幅全身自画像，只是一袭黑影，不见五官。

不知道，她有没有最终看清了自己。

参考书目和文献：

- 张爱玲：《流言》，北京出版集团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1年6月第1版
- 张爱玲：《传奇》，北京出版集团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1年6月第1版
- 止庵、万庵：《张爱玲画话》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10月第1版
- 《张爱玲的后半生——一种传奇的两种叙述》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5年第38期
- 郑世琳：《画中话——张爱玲插画小议》
- 王文艳：《张爱玲与西方现代绘画》

■本版画作由张爱玲绘，引自止庵、万庵：《张爱玲画话》。

1 她喜欢画画

“九岁时，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。”(张爱玲《天才梦》)。不过她放弃了音乐，后来在《谈音乐》一文开篇头两句就是：“我不大喜欢音乐。不知为什么，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。”

颜色衬托她华美的文字，在最天才洋溢的1943—1945年，从上海生发，塑造了华语世界“传奇”。1944年，她这本收录经典小说的《传奇》，封面便是以颜色，叙说心境。蓝绿底子，只六个大字：传奇 张爱玲著。

她最著名的那段话，就和图像及视觉有关——

“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：等我的书出版了，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，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

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，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、看热闹。我要问报贩，装出不相干的样子：‘销路还好吗？——太贵了！这么贵，真还有人买吗？’呵，出名要趁早呀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(张爱玲《<传奇>再版序》)

她要“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”。

其实，她也为自己的文章，用插画打开了许多窗口，让人们往里窥见更多真实。

《传奇》在当时杂志上发表时，她曾亲手为《茉莉香片》《心经》《倾城之恋》《琉璃瓦》《金锁记》《年青的时候》《花凋》和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等多篇小说绘制插图。散文集《流言》中的绝大多数

篇什，也配有数量不等的插图。

“经不完全统计，有相关记载的张爱玲插画作品约258幅。其中部分能看到插画全貌，比如《某同学之甜梦》插画、《金锁记》的插画等，共计73幅。其余皆已遗失，只能通过零星的回忆录、采访等知道这些插画曾经存在过，比如《快乐村》的插画、港战期间的插画等。从数量来看，张爱玲的插画作品颇多，可看出她对绘画天生的喜爱。”

画作多以白描，只精到勾勒轮廓、动作，通常无背景，甚至无面孔。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解，“在不纯熟的手艺里，有挣扎，有焦愁，有慌乱，有冒险，所以‘人的成分’特别的浓厚。我喜欢它，是因为‘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’！”

2 画小人物和小事

她画凡人，以及画静物。

画《倾城之恋》白流苏，下颌起初是圆的，渐渐尖了，脸庞原是窄，眉心却宽，一双清水眼，好像已看过许多不完美世界，有一种了然的淡淡骄傲，和惶恐混杂，倒比原著中的“小得可爱”面庞，多些沧桑。这或才是她心中真正的白流苏，原著中为了读者而设置的28岁年龄，终究太年轻，万万抵不过范柳原的精刮。

画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孟烟鹂侧脸纤瘦而卑微，连着她深黑而羞赧不知鞋尖如何摆放的绣花鞋，与另一幅女奴和夫主插画，隐隐呼应，不是白玫瑰，但也非衣服上一粒饭渣子，简直有涂抹过的凌厉线条，成为不彻底反叛作案记录。

彻底的，有“付出一切代价”的曹七巧，这位被张爱玲评说自己小说中最“澈底”之人，瘦骨脸儿，朱口细牙。她的装束让人想起《更衣记》中另一幅插画《清末时装》，心平气和的古

国，在那时刻迎来骚动的歇斯底里，“元宝领”这种东西诞生，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，“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”，又像对钱财和爱欲的贪念，紧紧锁住原本可以俯仰自由的脖子。

市井人物、平凡男女、日常生活，通过动作、神态以及衣着，张爱玲刻画出当时她心中和眼中的世界。她曾说，她关注的都是些小人物，软弱，不彻底，背负时代的广大负荷，然而她认为“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



■佟振保、王娇蕊、艾许太太与艾许小姐(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)



■孟烟鹂(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)



■玫瑰(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)

的总量”。

而静物画中，则流露出自童年始，显赫家族及后继萧瑟给她留下的终身回味与伤痕。如上述所说的孟烟鹂之绣花鞋，还有童年的房间。八岁以前，她得以在华丽精致家中，长时间体味物件艳丽与罗曼蒂克，“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，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”“我坐在桌子边，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，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，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睡着”“我喜欢鸦片的云雾，雾一样的阳光”。